

1

城东青年图书社的成立

潮州城东的竹木门外地方集中有十多家柴炭行，各店的青年员工，多系家穷失学者，追求知识慾很强。泥记行的林子彬、尤永铭，翁玉书，发成行的吴雄华，万太行的张德沅，因同业时常接近，又都很关心时事，聚谈时感到志同道合，就在一九一七年，发起组织图书社，又得邻店青年，合共多人参加，兹借发成行二楼上空房为社址，定名为城东青年图书社，（以下简称书社）这是潮州大革命时代前的一个革命种子；书社以研究知识文学为宗旨，集月费选买新书刊，共同阅读，一年间社员发展至二十多人，有邮局练习生翁汉庭，医学生曾初民，缝衣工杨承守，刘少汉，洗衣工洪馥芝，董揖庭，首师工谢汉一，店员吴孟方，笔店东陈增城，鞋店少东郑勇衡等，陆续来参加。这一年向，一般的思想，也都有长足进步，特别的是翁汉庭在工作时，拣到无法投递的共产主义宣传品，他都拿来社里，给社友们研究，青年人读这种宣传品，感到理论新奇，十分有兴趣。大家经过讨论后，又以为这是空谈的，或许是理想的乌托邦，如果能实现这种主义，那时的世界就大同了。当时尚未认识十月革命成功的苏联，社员们的谈话，财东经理们也知道了，他们说：「这是邪说，简直是无法无天的世界，是无父无君捣乱国家的秩序，以后国家就要大乱了」，青年们听到这批评，心里虽不服，但也不会和他们辩驳。

2

五四救国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救国运动，消息传到潮汕，书社首先起而响应，通讯给金山中学，韩山师范和城关各学校，促他们起来组织救国运动，大约于十五号前后，才由金中、韩师、顾衡，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在有德学校（即现中山路小学）讲

堂开会，议决组织潮汕学生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并推书社为领导者。又选金中学生余汉藩（心一）为第一届会长，决议于星期日，集合全城中小学生，至开元寺埕开大会，如期照决议进行，宣布成立潮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声援全国学生行动，宣传各界同胞起来合力救国，振兴国货，抵制日货，会后列队示威巡行。每晚各校又轮流到十二于头，演说抵制日货，激动同胞爱国思想；书社也成立救国演讲团，规定每星期一次，于晚向到于头演说；同时社员谢汉一，和鞋工郭仰川等，召集各业工人，于十多天时间，组织廿八于工团，联合成立潮州工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工界）推选郭仰川，谢汉一为付会长，请“讲书堂小学”爱国教师张月樵为正会长（当时一般工人的思想，以为正会长须有文化者，才敢担任）设会所於余厝祠，现西隅路；其他职员，由各工团负责，但也多系工头或财东；笔店陈增城，鞋店东曾炳奎，都担任财政要职，锡泊工人侯映汀，首饰工人郭瑞芳，任演讲员；工学界都热心救国运动，商界也不甘落后，热心家台湾归侨林质生，良行界黄少初，丘慕琼，灰窑厂张卧云，职员郑少石等，组织救国演说团（简称商界）也参加救国运动，每晚于街头演讲；一班自由职业者，也组成爱国同志会，负责者柯三浩，陈星河，继起成立的爱华联志会，也由方惟精，李若炯领导；书社社员谢汉一，在任工界付会长后，又往城郊农村，号召农民组织农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农联）即后来农民协会前身；各界都有组织，是谢努力的成绩，大家都很赞扬。尚有少年儿童郑幼石，王若兰，陈通友等十多人，组织童子救国演说团。女校学生郑惠卿和同学陈淑娟及家庭妇女，组成妇女救国会；又有新青年救国团，和英年救国团等组织，蓬蓬勃勃的救国运动，威极一时。

书社内部的风波

书社从发动救国运动以来，这期间再扩大组织，新加入的社员，不断地增加，社员遍及城里各个角落，故社址也迁进城

中，因而社名“城东青年”改为“潮安青年”，社员发展至五六百人；每逢救国运动，书社旗帜一定在前列，领导群众作救国工作。这时他的声誉，震烁潮城，因此有野心者伸手进入，书社的赞助员陈亦修，和社员林寒庭等，纠集一部分新社员，篡窃领导权，强把“青年”的社名，改为“通俗”，书社的旧干部黄恢先，极端反对，主张保留原社名，旧社员都拥护他的主张，这样使陈林的阴谋失败，结果分为派，他们另组为私立书报社；黄也把书社搬迁进开元寺内，借初祖崇行堂为社址，同时工界的干部郭仰川，郭瑞芳，侯映江，蔡贤弼，陈维彰，和方惟精，及油行工人吴士杰，严内坤，都先后参加到书社来。这时书社的阵容，更加壮大。他们入社后，很注重研究新书刊，以增进新知识，充实他们的领导工界的能力，尤其对共产主义的书刊，更加感到兴趣，经常提出问题，开会讨论。社员尚有开元寺僧释新隆，他也很喜欢参加讨论会，在这情况下，社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同时对救国运动的宣传工作，也没有间断过。又于一九二零年实行振兴工业，社员黄恢先，陈增城，曾初民等，以为抵制日货，须振兴国货，救国才有实效；因此集资创办振华火柴厂，租万寿宫为厂址；同时工界也创设乙先火柴厂，也由会员投资制造，虽都有出品，可惜欠缺原料，未能扩大生产，致成效不著，也救国事业中一大憾事。

4

救运的频挫

各界热心救，都各有单位组织，大家就酝酿组织各界救国联合会，以统一救国行动，不久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联）宣告成立；因组织庞大，分子复杂不纯，有少数投者；有变质的败类，利慾薰心，借救国名义调查日货，暗受奸商贿赂，从中作弊；当救联选举时，以商会单位为正会长，工界和学联二单位为付会长，当时救联付会长许乃华，亦即学联第三屆正会长，他滥用职权，竟贪贿包庇奸商薛金昌洋杂店，窝藏日货，被工界揭发，救联内部因而闹成风潮，工学也因此而分裂，许

终也免职，但学联救国工作，已受到影响，演讲、查货都停顿，商界救国团，这时对救运也不感兴趣，乘时改组，另成立为商业促进会；这期间是救运的最低潮，奸商们无不拍手暗喜，再偷办日货，救运沉寂一个时期，书社觉到这是救运危险关头，须速拯救，及早打气，再鼓救国热潮，把“学生救国联合会虎头蛇尾”，用拆字式写为标语，讽刺学联，学生因受这刺激恢复救国运动，继续再展开查货和宣传工作。

5

书社的发展

书社在救运工运中，於社会上已有很高的威仪，当进入社运时，再严格地改进社的章程，凡参加书社的，须遵守社的新章戒律，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不狎妓，不娶妾；这些章程的特点，是一般社团所没有的，书社已负起救国，和改造社会的任务，社员就应有高尚的品格，勿染不良嗜好，作社会的模范；因此凡决心参加书社，务要严格地遵守社的五戒，凡不能遵守戒律的，也听其退社，做为一个赞助员，或为社的同情者，所以社员在社会上，得到更高的评价。书社又不断地提高社员思想，经常增购新思潮书刊，为了扩大宣传，介绍新文化到各阶层，于一九二零年春，社附设新刊贩卖部，从京沪办到大批新书刊，如：“新青年”，“新潮”，“新生活”，“新妇女”，“少年中国”，“少年世界”，“解放与改造”等周刊月刊，和北大出版部丛书，如：“蔡子民言行录”，“到自由之路”，“独秀文存”，“吴虞文录”，“胡适文存”，“新青年彙刊”，“白话书仪”，“新诗”等数十种，贩卖部定期到各校巡回推销，用“宣传新文化”，“介绍新思潮”，“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生活”等口号为标语，宣传社会主义，得到学生们和先觉的老师们的所欢迎。三月间，有南洋归侨 廖质生，姚维殷工人，从新加坡带到大批共产主义宣传小册子；有“社会主义略史”，“共产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五一劳动节史略”等八种小册子，委托贩卖部推销，廖姚也参加入书社为社员；这

些小册子文字浅显，特别受到工界的干部所喜阅。贩卖部又流动到各乡村学校，影响及于农村青年，东风学校学生陈祥敏，祥辉，也由姚维殷的介绍，参加书社，他们的同宗陈云松，云岱，云江加入书社。近效桥东乡的进步青年游少斋等十多人，也由书社社员尤永铭领导，组织桥东书报社，和书社联络一气，一切互相支援，游又和书社社员陈少云，再组织桥东船工会。

6 劳运展开和领导反抗苛捐

一九二零年五月一号国际劳动节，书社领导工界展开潮州第一次的集会纪念，那天在开元寺埕，集合廿八个工团数千人，宣传劳动节的意义，书社又翻印劳动节史略数千份，分送群众；会后列队巡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使各界人士都明瞭劳动节意义，当晚又公开演话剧。五月四号又参加学生运动周年纪念会，也很热烈；一年来书社从领导救运和工运，进而社运，顺利地宣传共产主义，把新思潮介绍到各界各阶层去，为后来大革命打下基础。反动军阀统治者，只知苛捐杂税剥削人民，书社又直接行动起来，反对负担繁重的印花税；过去的军阀政府，他们征收厘捐税餉，大多数由捐棍承办的；潮安县的印花税票，也按每月销出的税额，以一万元作为底价，每年一次由承办的捐棍，数家竞价投标，出价最高的取得销税权，最高可献投至一万五千元，超过底价百分之五十以上，尚需加上贿赂的黑钱，获得者再加开办费和雇员经常费用，每月就必需二万元收入，才不亏本，这多一倍的税额，故必加在人民身上，又须商户间接认捐，经常是勒派税额，大商店尚能勉强忍受，最苦的是那小商户，不管他每月营业额多少，都要勒派几多；这年适逢年末，是新旧历相交的时间，捐棍们便借这机会来勒索人民。过去一般商店的习惯，都以旧历年终结账后，才换新账部，对于新历年，当然如常地用厝来账部，这时印花税局，借口新年账部漏贴印花税票，用这罪名来处罚巨款，当即把全城大小商店的账部，搬到税局里去勒索，大商店当在年末，刚是营业旺季，

不可一日无账部，只得忍痛被罚百数十元了事，但大多数小商店就吃不消了，他们有的资本很小，不过百数十元，每天营业不过数元，受到这偷税罪名，强罚数十元，在无力纳的压迫下，就走到工界会内诉苦。工界中有不少小工商业者，参加为工会会员，因此由郭仰川，谢汉一领导，该受罚的小商户，团结在工界的旗帜下，直接行动起来，跟捐棍作斗争，包围印花税局，据理驳斥，要求立即取回账部，使他们不得不把数十担账部，无条件立即发还，这样不费分文，得到全面胜利，足证当时工界团的力量。又再抗议航政局，取消不合理的牌照税，使船民减轻负担；这样地得到小资产阶级和船民的拥护，斗争都获得胜利。人民长期受不尽贪官豪绅的欺压，书社领导群众，常给反动统治者的无情打击，得到社会上各阶层人士的赞扬，反动统治者虽很惊讶！他们因给北京学生，焚打章曹陆的救国运动所震懾！在当时的环境，迫使反动者不敢乱动。六月间，广州高师学生李笠侬，暑假回到家乡来，看见书社的行动很表同情，经常和书社社员联络，他介绍安那其（即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给书社，这很适合小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的口胃，尤其是工界的干部，如谢汉一，郭仰川，侯映汀等，都震于李是大学生，对李极为信服崇拜，书社受到他很大的影响。

7

劳资斗争的启蒙

当时给桂系所排挤的，驻福建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为争夺政权，迎合人民心理，在驻地漳州，利用新文化运动，拉拢初期的社会主义者，如陈独秀，区声白等，也给他请到幕中，一九二零年九月间，陈炯明率粤军回经潮汕，一班随陈回粤的官僚政客，在漳对社会主义，已略有一知半解，加上来潮执政初期，立足尚未稳，对潮州的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故未加禁阻。书社工界利用这时，扩大宣传，而且行动起来，争取工人经济利益，掀起罢工风潮，这是工运启蒙的时期；十二月间，踞落工人要求资方，增加工价，因资方的老师（顾问）莊子梧，迭

愿资方拒绝，工人迫得罢工对付，这次劳资的决裂，显系蒞的教唆，因此工人对蒞极为忿怒；冬至节日，蒞适往家祠祭祖，于途中给工人捕往游街示众，再送往县署惩办，蒞既系地方上的讼棍，工人对他更加痛恨，故再推派代表，控蒞于潮安法庭，结果胜诉，又如愿得加工价，工人欢呼，列队巡行庆祝罢工胜利。

8 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〇年八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一九二一年一月间，有团员张君系客籍人，因回家途经潮州，看到这里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很惊奇潮州的觉醒，探知系书社所领导，特到书社联系，和社员姚维殷商谈，张建议组织潮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姚表同意，因发起成立，需要一笔经费，适张带有一架小型放映机，这时借给放映电影，为新组织筹集经费，书社的积极分子，都参加到这新组织来；各阶层的进步青年，如罗定伦，曾佩明等也来参加，借麒麟巷武祠（现富黎路小学）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公开，挂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招牌，扩大社会主义的宣传；当时团的总书记，系由姚维殷负责；后姚再往南洋，团务工作，虽交给同志们继续进行，可是没有获得显著的成绩，张君也早已离开潮州，失去联系，致团的工作无形地停顿下去。一九二一年五一，又因劳动节，书社再领导工界，在开元寺埕集会纪念，比去年更加热烈，晚间除演话剧外，还加化装提灯游行庆祝。（以后每年逢五一，都开会纪念，会后游行示威，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才停止纪念）

9 和反动统治者直接冲突

陈炯明一九二零年回粵，借民治主义招牌，颁布全省县长民选法例，当时潮安县长为菴華人陈友云，他为了要维持既得的地位，用卑鄙的手段，和土豪劣绅联络，公然请酒贿买选票；书社对这种伪造民意的行为，极为反对，特揭发他们舞弊的黑幕，因此触怒贪官污吏，这样和他们的利益，就起了直接的冲突，陈急向他的上司小军阀姚兆彝（汕头善后处长）哭诉，求其撑腰镇压，竟挫救国社因为非法会党，演讲员系不法匪徒，出示严禁集会演讲；书社当然不甘屈服，不怕贪官的恫吓，不理睬他的蛮横法令，依然集会演讲。五月九号为袁世凯承认日本廿一条，亡国条件的国耻纪念日，书社和工界学联，跟往年一样，照例举行国耻纪念会，激动同胞的爱国情绪；当晚书社又应桥东书报社的邀请，往桥东宁波寺前宣传救国意义，陈友云勾结驻军营长姜寿南，派出武装部队，至会场把赤手空拳的演讲员吴雄华，洪毓芝，柯鸿才三人逮捕，并宣布就地枪毙，但临形时又中止执行，拘回至考院衙的营部，捆绑殴打，和对付巨盗一般，同时封闭书社会所；当演讲员被捕的消息，传到工界会内时，工人都忿怒，工界立即召集干部，开紧急会议，决定明天（十日）全体罢工，列队请愿，提出三要求：1. 即日释放演讲员，2. 同时拆封书社会所，3. 以后集会结社言论自由，不得任意禁止。十日早晨，廿八工团的工人数千人，已集合在开元寺埕，准备列队到营署请愿，适方养秋未城，（方是陈炯明的旧友，也陈友云的一伙人）他看到工人的声势汹汹，情形对陈很不利，想和他解围，颇为调人，特至开元寺埕，劝阻工人勿出队，他负责和陈商量，解决这些问题，工人为息事起见，暂允暂缓出队，只提出简单条件，即时放出演讲员，然后才谈其他问题；方往返数次，说：陈谓要先解散群众队伍后，才可派代表谈商。结果，方调停无效，工界知这是懈怠群众意志，破坏工人团结伎俩，决出发巡行示威，方又慰队伍勿进警戒地方，避免冲突流血，工界也为安全计，只巡行于各大街道，沿途分送告界同胞书，请主持公道，援助被捕的救国演讲员，当时各界都表同情，商店闭门停业，形成罢市状态；当时汕头蛟江潮报主编张凌云，也未潮城援助，该报经常介绍共产主义理论，一向很赞同书社和工界的行动，这回对陈，姜的捕人封社罪行，在报上加以严励抨击；当日两方相持至日晚，势成僵局，工界再决议打电至广州，向陈炯明控告陈，姜，摧

残救国运动，擅捕救国演讲员，并请即转令释放被捕者，又电
广州各工团和各界社团，声请援助。十一号晨约三四点钟时间，
陈又派队至工界会所搜捕，捕去谢汉一和在工会内的张凌云，
 另一面又派队至开元寺内，拟以武力驱散工人群众；工人从昨
 天坚持到这时，为争取最后胜利，大家都坚决地站在岗位上
 不散，当听到工界会所被围搜的消息，干部郭瑞芳，立即领导
 工人奔回工会应援，跑至中途，被营部武装士兵截住，即发生
 冲突，工人手无武器，无法抵抗，当坊被捕去十多人，捕往营
 部拘禁，事态更加扩大；书社和工界的负责同志，决议派出代
 表往广州，请各工团援助，营救各被捕者，并控告陈姜的非法，
 当即推出书社社员尤永路，工界干部侯映江二人为代表，立刻
 出发。讲书堂传道师翁宗信，是一位很努力宣传救国的热心家，
 激於义忿，以教会名义亲往营县，和陈姜理论，抗议他们无理
 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藉使风潮平息，陈也知挽回的
 所为，各界都表示对他不满于地位更加不利，故允翁的要求，
 但只释放张凌云等十人，对吴、洪、柯、谢、郭等五人，不肯
 同时释出。当时汕头有数家日报，其中民声报主编，是庵埠人
陈少豪，系陈友云的族人，竟歪曲事实，诬书社假社会主义，
 捣乱地方秩序，为陈姜暴行张目，鮑江潮报当即给他反驳，引
 起笔战数天，最后民声报因理屈词穷，才消声匿口。先是粤
 军已驱桂离粤，但桂军阀不甘心，继续反击，陈炯明特调洪兆麟
 往战广西；五月十号陈炯明因接陈友云电，诬说潮州匪徒暴
 动，续接书社和工界电，控陈姜摧残救国团，故批两造移汕头，
 交善后处妥办；陈友云特把吴等移解汕头，适洪于先期离汕，
 故暂拘囚于待质所狱室；当他们移解来汕时，陈友云竟把吴、
洪、柯三人，加以脚镣手扣，跟重罪的囚犯一般以辱之，但他
 们都泰然若无其事，因犯的是救国罪，虽受这侮辱的待遇不甘
 顾，惟于心无愧；八月间，广西战争尚未结束，洪又无回汕消
 息，五人没有什么罪状，而竟受这禁锢，到这时已将三月了，
 故都感到很气忿！相约绝食抗议，有两天不洗粒米，工界的干
 部，在潮听到这消息，特派代表陈增城等数人，来汕劝慰！又
 电广州各方面，加紧催促结束本案；这期间，广州各工团，联
 合推派总代表梁一余，和黎君（忘其名）两同志，来潮鼓励工
 界和慰向五位被捕者；由于广州各工团的支援，使潮州工界增
 加胜利的信心；八月廿二日，五人竟无审问而光荣出狱。书社

也自行拆封，继续运工作。当时陈友云的贿选已先成功，故不怕书社和工界与他反对了，因此两方暂时成相持形势。

10

继续开展社运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于上海召开代表会，组织正式成立，潮州还没有派人去联系，至一九二五年革命军东征胜利，潮州工农才直接受到党的领导。书社除救运工运外，又负起妇运工作，提倡男女平等，鼓吹妇女解放，鼓励妇女走出闺房，和社会接触，当一九二二年，书社举行五週年纪念会，社员姚维殷的爱人陈琼华，系县女高学校的高级生，率领同学卅多人，参加纪念会，破除旧观念，展开男女社交公开的先进。

11

金山中学新旧势力的冲突

一九二一年，留学法国毕业的张競生归来，出任金山中学校长，他任职后就努力新文化运动，介绍新思想给学生，对学校旧制度，大刀阔斧地给以急激的改革，因此，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当年有魄力进中学的学生，多数是资产阶级的子弟，故易受旧势力的利用，学生许乃华纠集部分同学，反对张的举措，搞起罢课风潮，结果许虽失败，被开除出校，但张也不安于位，不久辞职；继代理校长的是李春涛，（李于后来清党暴行时牺牲，）他尚学日本时和彭湃同学，因研究马克思主义，志同道合，因而他的进步思想，也不适应这旧社会环境，不久也去职。继任校长黎贯，他的思想行为能迎合那旧势力，地位就很坚固；但在这期间，学生中的思想，也有不少已受到张李的影响，进步的前期如洪倫修（灵菲），戴均（平万）等，这

时已有学生参加到书社来，如林南春，黄克刚，杜镇奎（蓬孙）蔡英智（清党时牺牲），张瑞芝，谢修仁等；六月间，李肇侓毕业回潮，任金中舍监，他也加入书社；这学期金中毕业生陈贤懋，他的父亲陈悼周，是农村劣绅城里讼棍，利用贤懋毕业的名义，依照封建社会旧例，演戏谒祖，借以勒索乡民的贺仪数千元；书社也用这办法，来讽刺他们，社员杨承宇，精于潮州国字母，办有短期学习班，一个月即能毕业，刚这届洪毓芝毕业，特借这毕业名义，也发谒祖请帖，特别发给那班土劣和达官贵人，并声明干礼（贺仪）请助。那土劣官贵也有的认真送贺仪来，约共数十元，一时轰动社会；事后把这回支用费公布，把结存的捐入医院，清单贴于大街壁上。本来那班人送贺仪，是想应酬向未那反对他们者，借以联络感情，也以证明新派人（他们对社运干部的称呼）是贪财的，当看到清单贴在通衢上，才知上当，反给新派人利用。李春涛也在报上发表批评，指出这是针对封建旧恶俗的一种方式，这喜剧得到社会一般人的喝采。

推动工学至新团结

近年来的救运，有时紧张，有时松弛，这是因工学不团结的问题，奸商们利用这缺点，乘机偷办日货；洋货店同兴号，一向已办过多次，常给救团警告，九月间，又办进一批，系假冒国货的日货，给学联察觉，要其提出焚毁，该店竟不理睬，永不答复；星期六日午后，金山中学和山师范学生数百人，列队至同兴店前，声罪致讨，迫令他把伪货交出，写悔过书；奸商关闭店门顽抗，学生从午到晚，屹立于大街达六七点钟，除呐喊外，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件，势成僵局，反给奸商嗤笑。书社急派人至工界，鼓励热心工人，立刻来增援，即由万维精号召百多人，到奸商店前，宣言，同兴若不接受学生条件，我们工界就要动手，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奸商看到工学联合起来对付他，这时才吃惊！慌忙答应接受条件。工人为救国大计，

不念故怨，给奸商当头一棒，制服得乖乖就范；在这天七点钟时间，学生已声嘶口渴，又得工界拍来茶水解渴。隔日由学联第四届会长彭朝纲，和金楚学生代表，特到工界会内，感谢工界昨天的援助，工学感情，从此恢复，重新团结。

文化运动再推进

书社从开办新刊贩卖部以来，成绩很好，但因供应尚有限，故由社员集股扩充资本，租昌黎路店屋，创办青年书店，一九二三年春开幕营业。读者更便购阅，尤其是金中学生，愈为欢迎；当时的广告，有这样的宣传：潮州的最高学府，是潮州金山中学校，潮州的最新文化机关，是潮州青年书店；一九二四年又派员至汕头和各县中学，流动推销；当时汕头各书店，很少售卖新书刊，青年书店流动组到各中学时，学生都很踊跃争购。

工界声援京汉路工会

一九二三年春，北洋军阀吴佩孚摧残工运，二月七号在汉口江岸，残杀林祥谦烈士三十多人；这消息传到潮州，工界全体会员都极忿怒，由于郭仰川，谢汉一的建议，以工联合会名义，打电声援京汉路工人，又电孙中山及快邮代电，分送各地工会及学生联合会。附电文三通：1. 京汉路工人同胞鉴，听说军阀压迫你们，禁止你们开会，并杀戮你们弟兄，军阀横行，惨无人道，殊为可恨。你们为自由奋斗，为人格牺牲，我们甚为钦佩，望坚持到底，誓死抵抗，我们愿随全国各界之后，以为你们后盾，勿使军阀势焰再张呵，潮州工界联合会暨四支会暨

廿八工团同叩 2：孙大总统钧鉴：人民有集会之权利，乃约法所许，此次京汉路工人，依据约法组织工会，乃工人分内所当有之事。不幸北方军阀首领吴佩孚，蒋兆南目工人为土匪，始则禁止开会，继则派兵弹压，终则残杀劳工，此等违背约法，蹂躏民权，摧残劳工，无人道之举动，诚为今日中国军阀之特色，此而可忍，国将何国。我公手造共和，国人共仰，历次不忍军阀横行，慨然拥护约法，保障民权，有始有终，尤为可敬。万望我公，本始终如一之志，与军阀奋斗到底；本会顾率潮州工界同胞以从，毋使我国劳工运动一线生机，惨遭横暴之摧残也，劳工前途幸甚！民国前途幸甚！ 3：各地工会及学生联合会鉴：此次军阀吴佩孚，蒋兆南，嗾使如狼似虎之军警，摧残京汉路工会，屠杀劳工同胞，凡属稍有血性，闻之莫不愤指，查工人集会乃约法所许，彼辈身为民国军人，竟目无法纪若此，我侪国民，恐将来不知死所矣；万望贵工会贵学生联合会，速起援应京汉路工人，誓死与军阀奋斗。本会愿竭努力，以从其后，毋使劳工运动前途一线生机，横受武力之摧残也。劳工幸甚，中国幸甚！

书社工界和彭湃的关系

陈炯明从征广西胜利后，他的地位已渐巩固了，就把假面具揭开；一九二二年，彭湃在海丰组织农会，号召农民团结，向地主作斗争，取得减租和种种利益，因此，海陆丰农会的势力很澎湃，致与海丰统治者的利益直接冲突，地主们不甘心，哭诉于陈，一九二三年八月，陈的部下钟景堂和海丰县长，竟封闭农会，捕农会职员多人，迫得彭走避潮汕，九月间彭经潮城时，住宿于书社，和工界的领导者郭仰川，谢汉一会谈，相约工农互相应援，农救会这时也决改组为农民协会，于一九二四年加入彭所主持的惠潮梅农会。

书社的分化和没落的开始

一九二三年，书社改选领导者，当即推李笠为总干事，任张秉刚为驻社干事；李继任后，认为书社过去的行动太激烈，很为危险，此后工作应从事稳健，提出改变以前的作风，他这主张，得到侯映汀，陈维彰等附和，书社从此就转入静止状态。不久，李又转任韩师训育主任，更需要跟旧势力妥协，书社那些积极分子，都很不满，看不惯过去朝气蓬勃，现在转变为暮气沉沉，因此，逐渐脱离书社，另向各方面发展：如方维精，郭仰川，陈少云，蔡英哲，吴士杰，吴雄华等，都搞得很有成绩。方维精和他的爱人余益求，在金石市，大寨乡，宏安乡一带农村，组织工农会，妇女协会；大寨成立有染踏布工会，建筑工会，织布工会，余益求领导妇协，蓬蓬勃勃地在那边展开工作，参加组织的达数千人。

一九二三年六月间，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合作，这时广州革命气氛十分浓厚；一九二四年共产党建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方维精派大寨青年干部黄纲祥，赖其泉，赖锦奎，辜友科四人去学习，当时负责农讲的是毛主席，他们和方思球（方方），都是毛主席的学生，到革命军东征潮汕的时后，特派他们回来为党前导，这四人是潮州农运的骨干。

潮州商界职员会的组织

一九二四年，因废用铜钱，百物涨价，人民生活很痛苦，尤其是受新阶级的商店店员，无法解决这生活问题；书社社员陈少云，号召店员起来组织职员会，争取改善生活，首先组织成立的纸薄业职员会，即向资方提出加薪要求，本来资方多数有意若允要求，但给一家顽固的南昌泰所梗阻，谈判致不成功，闹成罢工风潮；当事态决裂后，当晚由陈少云领导群众，至南

门下的南昌泰的店口，宣责该号，不顾店员生活困苦，又不愿破坏大局，现在同业店员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准备来制裁这顽固分子，南昌泰的资本家，给这一吓，才驯服地答应服从多数人意见。到了次日，劳资协商同意，取员会的要求，都达到目的；纸簿业这次的胜利，都继着起来组织取员会，亦照例向资方提出加薪，所提条件资方大多接受；不上一个月，相继成立的各业取员会，共三十多单位，组织成为商界取员联合会，（简称“取联”）当取员会宣布成立时，于开元寺埕，开盛大的成立大会，会后又列队巡行示威。大革命时代，取联也受共产党领导，由王稚三，丘慕琛，杜子展等，负责改组为潮安店员工会。同时吴士杰也号召搬运工人，组织起卸工会，为后来参加劳动同盟的基本工会；又学生分子的蔡英智，杜镇奎，于一九二五年，革命军东征到潮后，响应党的号召，和金山中学学生方慧生，方立功，陈国威，许经天，许涛，许穆锡，蔡文河等，组织新学生社，这个社是党的公开外围组织，另秘密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 Y.”）都是他们负责的。

工界的变质和分化

书社的内部变化，因社员中，部分是工界的干部，因此影响及于工界的分化，这时握工界领导权的，是侯映汀，陈维彰，许世辉，吴芝英，余上枚，许世英，谢胜辉等，他们把持会务，改变立场，竟受土劣程鹏所拉拢，又勾结官厅图谋利禄，同时排挤会内的革命干部，干部的积极分子，反对他们行为，看到已往革命底工界，现在竟变成为反革命的工界，极为痛心而难忍受，但已失去领导权，故相继离弃他们，另向各方面发展，郭仰川，许宏等另组鞋业工会，郭瑞芳，林琪瑛组织农船工会于菴埕，谢汉一往各区农村，号召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界廿八个团，涣散了已过大半数，形成瓦解的现象。

东征军的胜利和劳动同盟的成立

一九二五年，书社的老社员吴雄华，由广州随革命军东征到潮，负政治宣传任务，当即组织劳动同盟，（潮安总工会的前身）先时吴士杰领导的起卸工会，这时首先加入同盟，相继加入同盟的，有人力车工会，小贩协会，司厨工会，蓬船工会，酒楼茶室工会，共十多单位。革命军到达潮汕时，谢汉一，郭仰川，万维精，蔡贤弼，郭瑞芳，林琪瑛，陈少云等，起而响应革命，组织政治宣传队，赴各战地前方，宣传革命意义，他们所到的地方，很受群众欢迎，而且帮助当地的积极分子搞起工农会，成立各种组织。

工农商学运动正式受党领导

革命军胜利到潮时，各界集合欢迎，那时书社已变质，社员也凋残将尽，只有林作哲代表出席欢迎会，工界革命分子，早已离散在各方面发展，只存一小撮投机分子，也派出陈维彰参加塞责。这年五一劳动节，党指挥劳动同盟，召集属下工会和大寨各工会及各乡村农民协会，和金韩两校学生，共约二万多人，于西湖运动场开纪念大会；同时侯映汀的工界，也照往年旧例，在开元埕集合，参加的不过百多人，因他这时已没有群众了。劳动同盟领导这工农联合的大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大街进发，巡行示威，历届劳动节巡行队伍，参加的纯系男性，这回有织布工会女工，大寨妇协和各乡村农民妇女，伟大的农工男女大联合，是潮州向来群众运动没有见过的队伍。侯映汀这回在劳动节中就现出原形，他所把持下的工界，跟劳动同盟比较，相形见绌，侯老羞成怒，竟寻隙找同盟的领导者吴雄华捣蛋，一日侯偶在大街遭遇，竟竟擒吴至警署，指控这人破坏工界，请求惩办，适署员系前商界救国团的郑少石，对两人向来都有友谊的，故

只有劝说，但劝解无效，转送县署办理。当时潮安县县长卫俊如（立煌）调竹两方，不可闹意见，勉励各自努力，竟密工作，勿生嫉妒心，就这样不了了之，从此新老工会，意气鸿溝愈越深，经常闹斗争，延至一九二七年，如果没有国民党反动派为侯撑腰，侯所把持的小撮工界联合会，早已不存在了。这时金中也有变动，上级把校长懿贯撤职，聘请进步教育家杜国庠继任校长，杜任职后，把校务大加改革，旧势力暂时不敢抬头，思想进步的学生，都加入新学生社成为革命派的主力军。

革命军回师和五未

六月间，滇桂军杨刘谋叛，革命军回师广州讨伐，潮汕暂时放弃给洪兆麟驻紮，工农运动也转移到农村工作；九月洪又叛变，十月革命军再行东征，当洪军出发海陆丰前方时，方惟精在大寨领导干部，组织农民武装响应革命军，他率领数十人至普宁，袭击洪军后方营部，虽无所获，已迫使敌慌忙退走，方仍率队追敌至潮安，探知大部败军，当夜由汕头乘火车退往潮州，又决定袭击火车上的退军，乘夜在庵埠双溪咀火车桥，置障碍物，把锄头的铁片插在车轨上，火车驶过桥上，受到震动，颠簸异常剧烈，破坏车轨因缺乏经站，所以未能使火车倾覆，但敌军在慌忙失措中，不敢喘息地，一直退往福建去。革命军两次东征胜利，虽由于同志的勇敢牺牲，和民众的拥护响应，但得力于宣传不小，如演说，演剧，书报，标语，都得到很大的效果。但需要专门机构负责，特别是发书报，潮州青年书店，过去曾做这种工作，成绩很好，本来很合格负起这任务，可惜从书社改选后，书店也改组，阮表投资于书店的股东，都系书社社员，书社已改变作风，书店也由李莹农独资承受，阮负责的经理也辞职，由李弟鹤龄接办，从此书店也变质，经营方式和一般书店一样，注重文具用品，惟利是图，丧失过去宣传革命的精神。书社的老社员吴雄华，于复员后，即进行组织革命书报流通处，号召同志投资，一九二六年春，嶺东革命书